



第五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9 和 166

人权问题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2 年 6 月 4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通知你，2002 年 4 月 23 日，美国国务院宣布 René González 的妻子 Olga Salanueva 到美国来的入境签证无效。

González 先生于 1956 年出生在芝加哥的一个古巴移民家中。他是美国公民。在受到被单独监禁 17 个月、以及其他不人道、残忍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之后，对他进行了不公平和怀有政治动机的审判并判处他 15 年徒刑。这项判决目前正在上诉之中。

González 先生与和他一起被控有罪的其他 4 人一样，根本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实际上，就像审判已充分证明的那样，他只不过是怀着无私的动机，尽力避免和防止在美国领土上组织和资助针对古巴人民的恐怖主义行动，避免这些行为不受任何惩罚。他的目的还包括拯救无辜的古巴和美国人民的生命。

René González 被判定有罪，完全是因为他渗入了在迈阿密可以自由活动的一些恐怖主义集团。法官承认这一点，她在宣布判决时说：“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古巴、以色列还是约旦、北爱尔兰还是印度，针对无辜平民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都是罪恶和错误的，但其他人进行的恐怖活动并不能成为这名被告或其他人从事不法和非法行为的借口”（尊敬的 Joan A. Lenard 法官 2001 年 12 月 14 日审讯判决的录音誊本，第 42 至 43 页）。考虑到 René “只”被判了 15 年徒刑，而且作为美国公民，刑满释放后他仍可以继续在美国居住，政府通过检察官 Caroline Heck Miller 要求判决中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判决备忘录中被剥夺资格的问题上了，因为我们担心这名被告在被释放后将事实上继续从事他的活动”（同上，第 26 页）。“尊敬的阁下，他在被释放时可以继续

留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已经听到这位危险人物的话，对他来说，被剥夺资格应当是我们向法庭提出的应予以考虑的一个特殊的判决因素”（同上，第 27 页）。法官接受了政府的建议，并在判决中写到：“作为被监督释放的另一个特殊条件，禁止被告与诸如恐怖主义分子、赞成暴力的组织成员、有组织的犯罪人物联系或访问这些人经常出入的地方”（同上，第 45 至 46 页）。

对 González 先生的判决暴露了这次审判的真实性质：联邦当局默许设在迈阿密的恐怖分子对古巴进行恐怖主义活动，支持和保护恐怖分子，以及 5 名被告完全无辜。

René González 及其同伴是古巴共和国的英雄，但他们却是美国的政治犯。

Salanueva 女士为探视被关押在宾夕法尼亚州 Loreto 的监狱中的丈夫申请并得到了签证，她的女儿 Ivette 与她同行。但后来她的签证却被宣布无效。这个小女孩只有 4 岁，她出生在美国，在她母亲经受了残忍和非法监禁并被驱逐出境以前，她一直在美国生活。这个小孩几乎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她的父亲，她的父亲自 1998 年以来一直被监禁，而且也不许这个小孩去探视她的父亲。

宣布签证无效的目的只是为了在上诉期间给囚犯造成额外的痛苦。这种行径令人憎恶，极为残忍，而且完全是非法的，它严重侵犯了 González 先生、他的妻子和小女儿的人权。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19 “人权问题”和项目 166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签名)

[原件：英文和西班牙文]

2002 年 6 月 4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里卡多·阿拉尔孔·德克萨达先生阁下的讲话 (2002 年 2 月 11 日, 哈瓦那)

1998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清晨, 联邦调查局通知迈阿密的 Batistian 恐怖分子团伙的啦啦队队长 Ileana RosLehtinen 和 Lincoln Diaz Balart, 告诉他们联邦调查局刚刚逮捕了 5 名居住在那里的传说中的“间谍”。

虽然佛罗里达国会代表团由 25 人组成, 但没有任何人事先接到过调查员的通知。当时, 联邦调查局尚未确定被逮捕者中三人的身份, 而另外两人拥有美国公民身份。上述议员在国会中并不担任与安全或情报事务有关的任何职务。但怎么会有这种特权呢? 为什么要与他们分享尚未公开的“调查”资料呢?

正式指控直到 4 天之后才提出。但从一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这是一个政治镇压行动, 唯一的目的是使佛罗里达南部最富有侵略性和充满暴力的那部分受益。自 1959 年以来, 他们就把佛罗里达南部变为对古巴发动战争的主要基地。

与他们保持紧密联系的各种反革命派别、政客和官员立即发起一场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宣传, 大肆诬蔑诽谤这 5 名囚犯。在佛罗里达南部地区, 几乎所有的报纸、广播和电视都受反古巴的暴徒控制, 或在他们的不断威胁下行动, 没有一天不会出现一些新文章或公告, 包括官员的声明, 诽谤和诋毁这 5 人, 把他们说成是社会的危险敌人。

这种不公正监押的真正原因是不可告人的。根本没有提到这些学生、工人、父亲或公民在古巴和美国的楷模式的生活, 没有人提到他们过的是无瑕疵和体面的生活。也绝口不提他们为保护国家和人民做出的无私和令人敬佩的牺牲。同样也没有提到自 9 月 12 日清晨以来, 他们出了什么事情, 以及他们在人类所

能想象得出的最恶劣的监狱系统中极为残酷的条件下遭受的痛苦。

Gerardo Hernández, Ramón Labañino, Fernando González, Antonio Gurrero 和 René González 都是令人憎恶的不公正、以及残酷、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受害者, 这种待遇公然侵犯了他们的人权, 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把他们提交给的法律诉讼程序的武断专横和非法性。从他们被捕一直到 2000 年 2 月 3 日的这 17 个月中, 他们都被隔离监禁, 相互、而且与其他囚犯也隔离。他们终日被关在“洞”里, 这个词是用来描述对美国监狱中某部分人的难以言喻的恶劣待遇。这 5 人的法律代表顽强地为他们争取, 直到他们最终被纳入正常的监狱系统。但做到这一点, 绝不能减轻对他们犯下的不公正的罪行。更有甚者, 对他们的待遇构成违反美国监狱条例的行为, 因为隔离监禁只是用于惩罚在监狱中违反禁令的人, 而且即使是对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例如谋杀, 最长期限也只有 60 天。而这些人在被监禁之前, 显然没有违反过监狱的条例, 而且他们也没有杀过任何人。尽管如此, 他们仍被完全隔离, 值得指出的是, 他们被完全隔离了整整 17 个月。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 他们无法与他们的律师进行充分的交流, 以便能使他们为辩护进行准备, 使他们获得最低限度的适当程序的保障。在迈阿密如果有任何公正值得记忆的话, 那就是法庭应当命令释放他们, 并要求政府给予充分的赔偿。

但是在迈阿密, 如果此事涉及古巴, 那就没有什么比正义更遥远的了。

尽管有这么多的不公正, 我们仍应当提到辩护律师所做的令人赞赏的工作。5 名被告没有自己的律师,

他们也没有雇请这些律师所需的资金。结果就为他们指派了公设律师，他们以前与这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但当这些律师了解了他们所辩护的这些人时，他们也对这些人纯洁的动机、高尚的行为和英雄主义表示赞赏。尽管他们之间有很深的意识形态隔阂，他们在法庭上已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深信，这5人绝对是无辜的，这一点可以从为他们辩护所投入的努力中看出，这些努力已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专业技能。

在这5位英雄身陷囹圄，孤独地承受阴暗的牢狱之灾时，胆小懦弱的敌人用照相机、微型电话和报纸日夜诽谤他们，威胁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执行迈阿密式的“司法公正”。在这个城市的诽谤文章中，人们可以读到这种所谓的法律审判的所有细节，包括在很多月之后，检方设计出来的其他指控的细节。这就是公诉人在1999年5月第一次提出的最偏离正常、荒唐和伪造指控——阴谋进行谋杀——的消息是如何传出来的。这是在囚犯已经在监狱中被完全监禁8个月之后才传出来的。然后是Batistian恐怖分子暴徒控制的报刊进行的无耻行动，检察官与暴徒之间举行公开和秘密会议，他们在这些会议上密谋提出公开宣布的荒诞无理的指控。

在这个城市中举行审判、即使是带有正常法律程序的审判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不可能在挑选陪审团之前就已经十分明显了。公设律师多次要求把审判改到另一个城市进行，但是这一请求也被负责此案的迈阿密联邦法官Joan Lenard所拒绝。

在此期间，在国际媒体上发生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由于对公开宣布用暴力进行威胁表示不安，Latin Grammy Awards的组织者决定把原定在迈阿密举行的仪式改到洛杉矶举行。如果他们不能公开保障在那里参加音乐会的人的安全的话，那么在迈阿密就不可能和平的评判古巴的一些最佳音乐家的作品，正如组办者公开提出的那样。那么谁又可能相信能在那里举行和平和公正的审判呢？因为这些被审判的人已经受到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恶毒的诽谤攻击，他们已被描绘成古巴革命的“危险的”代理人。

Lenard女士没有解释说，审判为什么必须在那里、而且只能在那里、不能在任何其他地方进行的理由。但是，她确实向媒体发表过一些言论，这些话可以成为理解她顽固坚持不改决定的关键。这位博学严厉的法官在2000年3月16日时说，“这场审判将比任何电视节目都要有趣”。

当然了，当地电台对密切注视这次审判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指定负责辩护的律师没有与被告一起被关在“洞”里也许是公平的，但与后者不同的是，允许他们阅读报纸、看电视和听广播。我们还必须指出，这些律师通常是通过这些媒体了解时事的。早在公诉方采取措施，发表正式公报以前，他们就声称拥有所谓的“证据”，可以提出指控，甚至他们为了把合法形象纳入这些武断和伪造时也顽固地提到过这个动议。

如果上面提到的所有资料仍不充分的话，在法庭开审过程中还有多次违反程序的情况，这些违反程序的情况进一步损害了本来就被非法操纵、因此从一开始就无效的审判。不允许被告律师接触用来证明指控的任何“证据”。相反，公诉人可以有选择的发放资料，不只一次，公诉人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一下子就提出了几百页的新“证据”，或阻止完全审查所提交的文件，结果多次遭到公设律师的拒绝。他们拒绝公设律师提出的列入证据的要求，包括官方文件，因为这些文件是使人们了解对被告指控真相的关键。公诉人在法官面前、法庭内、在所有人面前公开地对一些证人实施压力，并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透露了某些资料的话，他们也会受到指控。法庭为反革命的吹鼓手提供了长达1400多页的、由当局挑选出来的文件。这些文件是由当地传媒喧嚣操纵的，用来为无休无止和伪造的宣传添油加醋。这场宣传的目的是要把被告说成是妖魔。媒体也与恐怖分子团伙合作，这些人在那里自由地举行公开示威，并以此作为对陪审团和法官施加压力的手段。

这是因为，尽管做了各种准备，但暴徒们对审判的发展情况仍深感焦急。他们完全知道这些指控绝对是伪造的，他们担心会做出与其目的相反的判决。他

们对被告律师凭借他们的才华和高度的专业精神，揭露了公诉人操纵的阴暗行为，并实际上把这些暴徒送上了被告席感到极为震惊。

公设律师提出的证据和论点是无可辩驳的。他们明确指出，在迈阿密从事的反对古巴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及美国当局与其串通一气，容忍他们胡作非为。这使古巴人民必须要象案件中被告一样，不屈不挠，英勇奋斗，保卫他们自己。他们还充分说明，被告并没有打探有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情报，而且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联邦调查局本身和南部地区指挥部以及在美国武装部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军方高级官员也提供了这样的证词。其中包括前南部地区指挥部司令官 Charles Wilhelm 将军；前美国部队负责情报工作的副参谋长 Edward Atkeson 将军；前海军副参谋长助理 Eugene Carroll 海军少将；以及 George Bruckner 上校，他曾在美国防空指挥系统中担任高级职务。甚至美国国防部国防情报局前局长 James Clapper 将军，在作为公诉人的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时都承认，被告没有从事过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

法庭交战历时 5 个月，最后，在可以想象得到的极为艰难和恶劣的情况下，Gerardo, Ramón, Fernando, René 和 Antonio 被证明是完全无辜的，而指控者的罪行则是显而易见的。

被告没有进行过任何间谍活动。他们既没有得到、也没有寻求得到与美国安全、国防或任何其他利益相关的情报。他们没有从事过对该国或其公民造成伤害的活动。没有提出过一个能证明有罪的证据。没有任何证人能证明这些指控。

他们付出了无私的努力，他们完全和全部集中在渗入恐怖主义团伙内部，向古巴通报这些团伙侵略该岛的计划。他们从来不隐瞒这一点。在审判期间，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恐怖主义活动是在佛罗里达进行的，目标是古巴，而且美国当局没有对这些行为做出任何反应。结果，为了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力，古巴必须要保卫自己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这些活动的破

坏，这一点也讲得很明确。它有时会造成生命损失，使美国人民丧生或受到严重破坏。

针对 Gerardo Hernández 的最严重的指控是，他密谋参与 1996 年 2 月 24 日的谋杀事件。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愚蠢的、令人震惊的指控。很多记录表明，说明有人驾驶从迈阿密起飞的轻型飞机，无数次和多次侵犯古巴领空，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包括射击、轰炸和投掷化学和细菌物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审判期间使用的详细资料。同样记录在案的还有，在所述日期之前，古巴曾提出警告说，它不能容忍对其领土再次侵入。古巴针对那些曾经侵犯其领空、甚至进入其首都中心的人的防卫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而且，与此无关的是，Gerardo 与古巴空军的决定没有任何关系。他根本没有参与那天发生的事情。因此，指控他犯有一级谋杀罪，判决他终身监禁，简直可以说是达到了暴行和愚蠢的顶峰。美国历史上从没有人在没有一个证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甚至是在没有提出间接证据的情况下被判一级谋杀罪。

恐怖主义暴徒在绝望之中，公开承认他们的失败，并加倍疯狂地进行恶毒喧嚣宣传，以便在审判接近尾声时，恫吓法庭。

这就是陪审团宣布其决定的背景情况。在宣布后，还以前所未闻的准确性提到宣布做出这项决定的准确日期和时间，并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几个小时内，而且在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或提出任何疑问的情况下，就做出了一致的判决：判定这 5 人有罪，对他们起诉的所有指控都成立。

简要介绍一下陪审团的议题。从陪审团遴选工作一开始，其成员就受到了残忍无情的压力和操纵，这在一个根本没有法制、在一个充满了邪恶气氛的城市中是很典型的。反革命的代言人甚至无意隐瞒这一点。例如，2000 年 12 月 20 日，*El Nuevo Herald* 在一篇题为“担心成为间谍审判案的陪审团团员的恐惧”中指出，“如果陪审团决定宣告这 5 名被控为岛屿从事间谍活动的人无罪，他们担心古巴流亡社区会做出暴力反应。结果很多潜在的候选人要求法官允许他们

不必履行公民义务”。有位公民甚至说，“是的，如果判决不受古巴社区欢迎，那么我将会为我的安全担心”。

这种惊恐不是没有道理的。陪审团成员居住在一个最近数月来多次发生暴力和另人焦虑的地方。当时一群罪犯扣留了 Elián González，这是一名 6 岁的男孩子，他遭人绑架。这些人公开携带武器，违抗联邦当局。他们焚烧美国国旗，破坏财产，使街道陷入混乱，威胁把这个城市烧毁，但他们却并没有人因这些行为受到审判。陪审团成员也知道，如果敢于发表与控制“流亡社区”的人的意见相反的观点，那么肯定会受到人身攻击，威胁和炸弹威胁。如果他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摄像机前做这些事情的话，他们怎么不可能秘密贿赂和控制十几个胆战心惊的人呢？

这些人在法庭上随心所欲，检察官和犯罪集团成员、联邦调查局官员和恐怖分子聚集在一起亲吻拥抱，令人迷惑。他们在酒吧和酒馆、反革命组织部总部中的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很晚，利用喧闹的无线电电波，对所有在迈阿密的反对这些反古巴错误行为的人都进行厚颜无耻的辱骂和威胁。联邦调查局地方主管本人居然得到当地“古巴广播电台”的公开赞扬。该电台每天都明目张胆地鼓吹战争和恐怖主义；可以说，他与其中最臭名昭著的罪犯是一丘之貉。

与此同时，自 6 月 26 日起到 8 月 13 日期间，这 5 人又再次被关进“洞”里。但他们没有从事过任何危害活动。再次侵犯他们的权力，违反监狱条例的行为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这是一种愚昧无知的报复，其目的是惩罚他们的忠诚，但这也是一种形式的酷刑，目的是使他们崩溃，阻止他们为审判的下一个和最后一个阶段做出充分的准备：因为判决听证定于下月举行。最初单独监禁 17 个月，目的是使他们难以组织辩护；另外 48 天完全监禁的目的是，不惜任何代价，阻止他们为直接在法庭发言而做准备。由于这个原因，当他们在律师的坚持下，最后返回通常住的小牢房后，他们的电话联络受到限制，大部分物品被拿走，他们只有一个小笔头可以写字。他们先想办法使这 5

人无法为自己辩护；现在，他们则试图阻止他们谴责针对他们犯下的罪行。

Lenard 女士原来计划在 9 月份宣布判决。但是，在 9 月 11 日发生了对双塔的凶恶残忍的攻击事件之后，也许是由于她的高度敏感性使她考虑到，作为迈阿密的居民，在此日期与她要发表对恐怖主义分子的颂词之间应留有适当的时间。

她是在 12 月份这样做的。她对所有 5 名被告判处了可能是最严厉的刑期，她完全无视可使罪行减轻的情节，把公诉人提出的使情况恶化的情节加进去。她基本上是随声附和反古巴的仇恨和偏见，这种仇恨和偏见毒化了整个过程，并在她决定的判决和毫无理性的过重判决中明确写下了这些字眼。对 Gerardo Hernández 的判决为两个无期徒刑再加 15 年；对 Ramón Labañino 的判决是无期徒刑再加上 18 年；对 Fernando González 的判决是 19 年徒刑；对 René González 的判决是 15 年监禁；对 Antonio Guerrero 的判决是无期徒刑再加上 10 年。

但是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压住。他们经受了漫长、残酷和极不公正的监禁，但这并没有吓住他们。身体的酷刑和压力、或家人和朋友不在身边都没有使他们变得软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征服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缺乏整理思维和把它们写下来的基本必需品，他们仍然能够超越力图打压他们和发表本书中的恶毒声明的令人厌恶的垃圾。

他们没有依循腓力斯美国人的传统，没有利用为被告提供的在法官面前卑躬屈膝的最后机会，没有表示懊悔乞求仁慈。除此之外，这 5 人还谴责和揭露他们的原告，列举审判中所有的非法性和武断专横，从一开始审判就是如此。他们还重申对祖国、人民和理想的不可动摇的忠诚。

在书写这部分时，这 5 名英雄又再次被分开和隔离，再次被关进某些“洞”里，尽管他们确切位置无人知晓。人们唯一知道的是，Gerardo 将被送往加利福尼亚州 Lompoc 的监狱；Ramón 将被送往德克萨斯州 Beaumont 的监狱；Fernando 将被送往威斯康星州

Oxford 的监狱；René 将被送往宾夕法尼亚州 Loreto 的监狱；Antonio 将被发往科罗拉多州 Florence 的监狱。粗看一下美国地图，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分散在该国 5 个最为遥远和分散的地点。至于把他们分开的问题，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他们很难与生活在古巴的家人和古巴外交代表有任何接触。根据国际标准，这些家人和外交代表应能与他们见面。

所有这 5 个监狱都是极为臭名昭著的监狱。毫无疑问，往这里送的犯人都犯有重罪。考虑到当局在迈阿密这样的联邦拘留中心表现出的残暴性，当时这 5 人与其他待审的人关在一起。因此，很容易想象出，在美国这些最残酷的监狱中他们将要忍受的折磨。尤其令人气愤、并应受到强烈谴责的是，华盛顿完全无视普遍接受的原则、标准和做法，而且不承认古巴共和国这 5 名英雄的政治犯地位。

在这个案子上，美国当局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厚颜无耻、背信弃义，而且充分反映出他们真心支持恐怖主义的立场，以及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攻击之后所发动宣传攻势的极端伪善性。这 5 名英勇的古巴人受到惩罚，完全是因为他们是真正地、与恐怖分子斗争，甚至是以他们自己的生命为代价。那些剥夺了他

们的自由，竭力诽谤和诋毁他们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敢于打击十恶不赦的罪犯，而这些罪犯是由当局创造出来、并继续受到他们的保护的。他们被关在牢房中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对在 9 月 11 日失去生命的那些人以及所有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侮辱。而且，这也是对所有相信尊严和人类体面的人的侮辱。古巴人民将英勇奋战，直到这 5 人获得自由，返回他们家园和祖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迫切需要世界各地的所有给予善意的声援。

本书中汇编的 5 份讲话稿将使读者了解 Gerardo, Ramón, Antonio, Fernando 和 René 的无私、高贵和理想主义。

有很多演讲发言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成千上万的人阅读这些演讲，并深为感动和感激。这些讲话的风格和内容极为出色。此外，考虑到发表这些讲话时他们所处的恶劣环境，这些演讲就更加值得钦佩。它们说出了人类的真谛。它们带来了斗争、希望和胜利的信息。它们就像是太阳，阳光冲破了极端的黑暗。太阳是永远不会烧尽的。